

65419
二五

世說新語卷下

容止第十四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

不足雄遠國

魏氏春秋曰武王姿

魏武姿神明英發使崔季瑛

捉刀立牀頭既畢令聞

謀問曰魏王何如匈奴答曰魏王雅望非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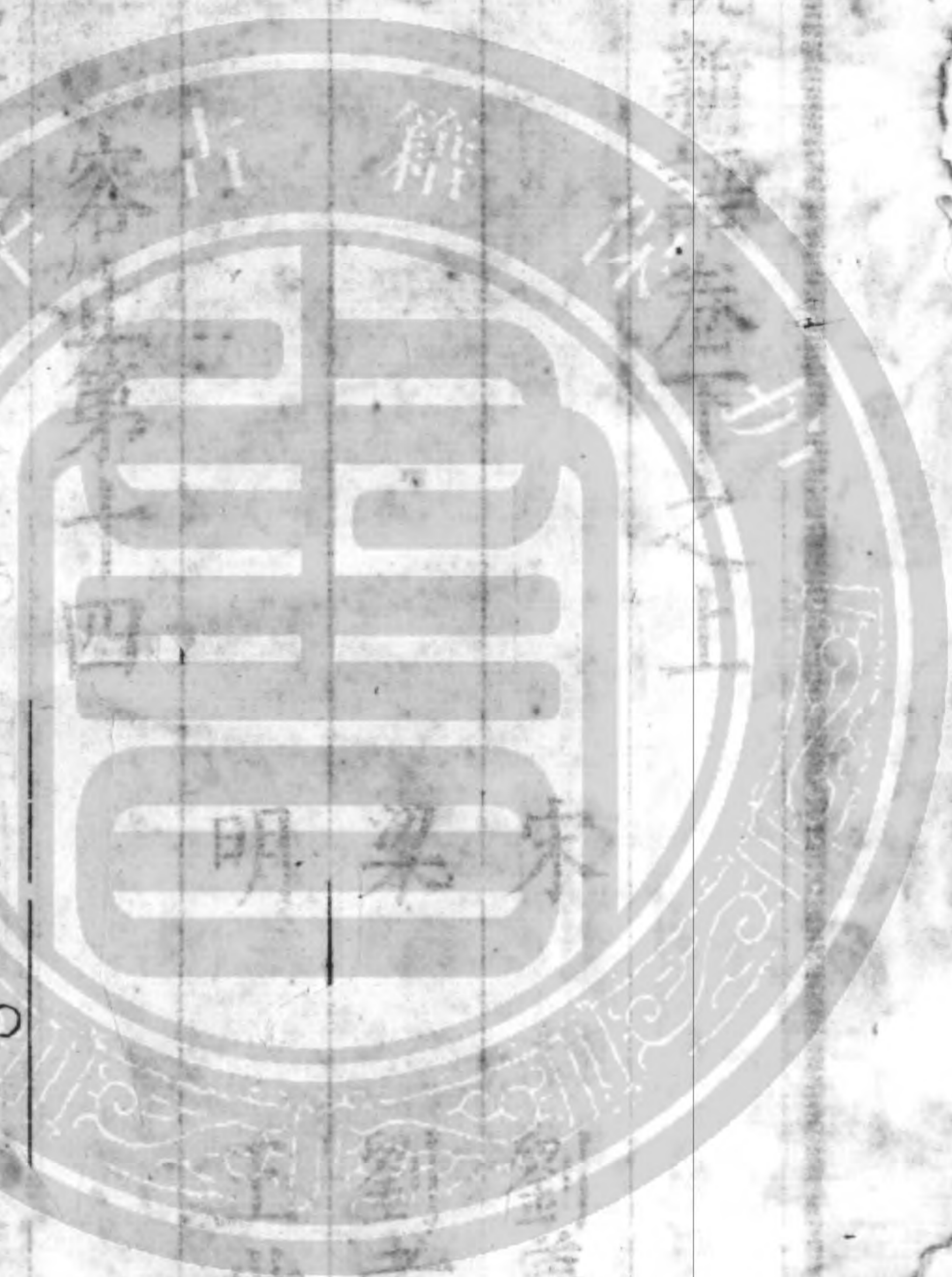
魏志曰崔

匈奴中乃有

談字季瑛清高峻人聲高然牀頭捉刀人此

世說新語

容止第十四



劉義慶

撰

劉孝標

注

王世懋

批點

世說新語卷下之上

宋

劉義慶

梁

劉孝標

明

王世懋

批點



容止第十四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

魏氏春秋曰。武王姿

貌短小。而神明英發。

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閒

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

魏志曰。崔

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聲姿高。然牀頭捉刀人。此

匈奴中乃有此人。然適足自禍。

世說新語

卷下之上

古真錢世傑寫萬伯誠刻

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

熱湯麩，既散，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魏略曰：晏性自

喜，動靜粉帛不去手，行步顧影。按此言則晏之妖麗，本資外飾，且晏養自宮中，與帝相長，豈復疑其形姿

待驗而明也。

晏養宮中時，尚未有明帝，註駁未當。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

玉樹。魏志曰：玄為黃門侍郎，與毛曾並坐，玄甚耻之，曾說形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玄為羽林監。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續唐

如玉山之將崩。魏略曰：李豐，字安國，衛尉李義子也。識別人物，海內注意，明帝得吳降人。

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為誰，以安國對之，是時豐為黃門郎，改名宣，土問安國所在，左右公卿即具以豐對。

上曰：豐名乃被於吳越邪。仕至中書令，為晉王所誅。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康別傳曰：康長七尺

八寸，偉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正爾在羣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見者歎曰：蕭蕭

蕭蕭，爽朗清舉。或云：蕭蕭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

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

俄若玉山之將崩。

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王戎形狀短小，而目甚清，炯視

日不眩。

太冲縱醜禾
閩醜人必為
羣婦所唾好
事者之談也
語林亦然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岳別傳曰。岳姿容甚美。風儀間粲。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冲絕醜。

續文章志曰。思貌醜。頰不持儀飾。亦復效岳遨遊。於是羣姬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語林曰。安仁至美。每行老姬以果擲之。滿車。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投之。亦滿車。二說不同。

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

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喜同行。時人謂之連璧。八王故事曰。岳與湛著契。故好同遊。

裴令公有雋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

看裴。方向壁臥。聞王使至。强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

眸閃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石士傳曰。指病困。詔遣黃門郎王夷甫省之。楷回眸屬夷甫云。竟未相識。夷甫還。亦歎其神雋。

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羣。答曰。

君未見其父耳。康已見上

裴令公有雋容儀。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爲

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劉伶。身長六尺。貌甚醜頰。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梁

熊俊刻

魏國統曰。劉伶字伯倫。形貌醜陋。身長六尺。然肆意放蕩。悠馬獨曠。自得一時。常以宇宙為狹。

驃騎王武子。是衛玠之舅。雋爽有風姿。見玠輒歎曰。

珠玉在側。覺我形穢。玠別傳曰。驃騎王濟。玠之舅也。嘗與同遊。語人曰。昨日吾與外

生共坐。若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屋見

季胤平子。石崇金谷詩敘曰。王詡字季胤。琅邪人。還

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王丞相見衛洗馬。曰。居然有羸形。雖復終日調暢。若

不堪羅綺。玠別傳曰。玠素抱羸疾。西京賦曰。始徐進而羸形。以不勝乎羅綺。

王大將軍稱太尉。處眾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間。

庾子嵩長不滿七尺。腰帶十圍。積然自放。

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牆。玠先

有羸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死。時人謂看殺衛玠。玠別

傳曰。玠在羣伍之中。寔有異人之望。麟鬪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上。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為

璧人。按永嘉流人名曰。玠以永嘉六年五月六日至豫章。其年六月二十日卒。此則玠之南度。豫章四十

五日。豈暇至下都而亡乎。且諸書皆云。玠亡在豫章。而不云在下都也。

周伯仁道桓茂倫。嶽崎歷落可笑。人或云。謝幼輿言。

○周侯說王長史父。王氏譜曰。訥字文開。太原人。祖

默。尚書。父祐。散騎常侍。訥始過

江仕至。形貌既偉。雅懷有槩。保而用之。可作諸許物也。

祖士少見衛君長云。此人有旄仗下形。

石頭事故。朝廷傾覆。晉陽秋曰。蘇峻自姑孰至于石頭。逼遷天子。峻以倉屋為宮。使人守衛。靈鬼志。謠徵曰。明帝未有謠歌。側側力。放馬出山側。大馬死。小馬餓。後峻遷帝於石頭。御膳不具。

○温忠武與庾文康投陶公求救。陶公云。肅祖顧命不見及。且蘇峻作亂。釁由諸庾。誅其兄弟。不足以謝

天下。徐廣晉紀曰。肅祖遺詔。庾亮王導輔幼主。而進大臣官。陶侃祖約不在其例。侃約疑亮寢遺詔也。中興書曰。初。庾亮欲徵蘇峻。十壺不許。温嶠及三吳欲起兵衛帝室。亮不聽。下制曰。妄起兵者誅。故峻

得作亂。京邑也。于時庾在温船後。聞之。憂怖無計。別日。温勸

陶士行不能殺元規。未是英雄。

庾見陶。庾猶豫未能往。温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見之。必無憂也。庾風姿神貌。陶一見便改觀。談宴竟日。愛

重頓至。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

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適。聞函道中有屐聲甚厲。定

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

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

與諸人詠。竟坐。甚得任樂。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

王意重殷

世說新語

卷下之五

四

榜

及此事。丞相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小積。右軍答曰。唯丘壑獨存。孫綽庾亮碑文曰。公雅好所託。常在塵垢之外。雖柔心應世。曩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對山水。

王敬豫有美形。問訊王公。王公撫其肩曰。阿奴恨才不稱。又云。敬豫事事似王公。語林曰。謝公云。小時在殿廷。會見丞相。便覺清風來拂人。

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江左名士傳曰。永和中。劉真長。謝仁祖。共商略。又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時人有稱王長史形者。蔡公曰。漆粗可得。方諸衛玠。

恨諸人。不見杜弘治耳。

劉尹道桓公鬢如反猬皮。眉如紫石稜。自是孫仲謀司馬宣王一流人。宋明帝文章志曰。温為温嶠所賞。故名温。吳志曰。孫權字仲謀。策弟也。漢使者劉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並有才秀。明達。皆祿祚不終。唯中弟孝廉。形貌魁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晉陽秋曰。宣王天姿傑邁。有英雄之略。

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

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大奴。王劭也。已見中。典書曰。劭美姿容。持儀操也。

林公道王長史。歛衿作一來。何其軒軒韶舉。語林曰。王仲祖

世說新語

有好儀形。每覽鏡自照曰。王文開那生如馨兒。時人謂之達也。

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

王長史嘗病。親疎不通。林公來。守門人遽啓之曰。一

異人在門。不敢不啓。王笑曰。此必林公。按語林曰。諸人嘗要阮光

祿共詣林公。阮曰。欲聞其言。惡見其面。此則林公之形。信當醜異。

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

仁。祖企腳北窻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人想。晉陽秋曰。

尚善音樂。裴子云。丞相嘗曰。堅石挈脚。林琵琶。有天際想。堅石。尚小名。

王長史為中書郎。往敬和許。敬和。王洽。已見。爾時積雪。長史

從門外下車。步入尚書。著公服。敬和遙望。歎曰。此不復似世中人。

簡文作相王時。與謝公共詣桓宣武。王珣先在內。桓語王卿。嘗欲見相王。可住帳裏。二客既去。桓謂王曰。

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輔。自然浩若神君。續晉陽秋曰。帝美風姿。舉

止端公亦萬夫之望。不然。僕射何得自沒。僕射。謝安。

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

霞舉。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顧眄。

此東亭媚語。安石恐未肯便沒。

便自有寢處山澤閒儀。

謝公云。見林公。雙眼黯黯明黑。孫興公見林公。稜稜露其爽。

庾亮為是

庾長仁與諸弟入吳。欲住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羣小滿屋。都無相避意。長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一小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姿。一時退匿。長仁已見。一說是庾亮。有人歎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自新第十五

周處年少時。兇彊俠氣。為鄉里所患。

處別傳曰。處字子隱。吳郡陽羨。

人。父鮑。吳郡陽太守。處少孤。不治細行。晉陽秋曰。處輕果薄行。州郡所棄。

蛟。山中有遺跡。

一作額。

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為

三橫。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唯餘其一。處即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

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蛟而出。聞里人相慶。始知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孔氏

志怪曰。義興有邪足虎。溪渚長橋有蒼蛟。並大敢人。郭西周時謂郡中三害。周即處也。乃自吳

尋二陸。平原不在。正見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

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不彰邪。處遂改勵。終為忠臣孝子。晉陽秋曰。處仕晉為御史中丞。多所彈糾。氏人齊萬年反。乃令處距萬年。伏波孫秀欲表處母老。處曰。忠孝之道。何當得兩全。乃進戰。斬首萬計。絃絕矢盡。左右勸退。處曰。此是吾授命之日。遂戰而沒。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據胡牀。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峰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遥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泣涕。投劔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

作筆薦馬。

虞預晉書曰。機薦淵於趙王倫曰。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伏見處士戴淵。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誠東南之遺寶。朝廷之貴璞也。若得寄跡康衢。必能結軌驥騄。耀質廊廟。必能垂光瑜璠。夫枯岸之民。果於輸珠。潤山之客。烈於貢玉。蓋明暗呈形。則庸識所甄也。倫即辟淵。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企羨第十六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兩髻。葛屨策杖。路邊窺之。歎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阿龍丞相小字。不覺至臺門。

○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數與裴成公。阮千里諸賢共談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許卿。何須復爾。王

曰亦不言我須此但欲爾時不可得耳。欲一作歎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已敵石

崇甚有欣色。王羲之臨河敘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

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娛目騁懷信可樂也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矣故列序時人錄其所述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

王司州先為庾公記室參軍後取殷浩為長史始到庾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啓求住曰下官希見盛德

淵源始至猶貪與少日周旋

郝嘉賓得人以已比符堅大喜

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晉安帝紀曰昶字彥達平昌人父馥中護軍昶矜嚴有志局少為王恭所知豫義旗之勳遷丹陽嘗見王恭乘

高輿被鶴氅裘于時微雪昶於籬間窺之歎曰此真

神仙中人

傷逝第十七

王仲宣好驢鳴。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曾祖龔父暢皆為漢三公粲至長安見

蔡邕邕奇之倒屣迎之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及也吾家書籍盡當與之避亂荊州依劉表以粲貌寢

無謂

世說惟傷逝獨妙無一語不解損神

通脫不甚重之。太祖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

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按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為驢鳴。以說其母。人之所好。儻亦同之。

王濬沖為尚書令。著公服乘輅車。經黃公酒壚下過。

韋昭漢書注曰。壚。酒肆也。以土為墮。四邊高似壚也。顧謂後車客。吾昔與嵇叔

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

生天。阮公亡以來。便為時所羈縻。今日視此。雖近邈

若山河。竹林七賢論曰。俗傳若此。穎川庾爰之嘗以問其伯文康。文康云。中朝所不聞。江左忽有此論。蓋好事者為之耳。

此論蓋好事者為之耳。

孫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喪時

名士無不至者。子荆後來。臨屍慟哭。賓客莫不垂涕。

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我為卿作。體似

真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語林曰。王

武子葬。孫子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既作驢鳴。賓客皆笑。孫曰。諸君不死。而今武子死乎。賓客皆怒。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

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

所鍾。正在我輩。王隱晉書曰。戎子綏欲取裴道女。綏既蚤亡。戎過傷痛。不許人求之。遂至

老無敢取者。簡服其言。更為之慟。一說是王夷甫。喪子。山簡弔之。

妙語實境

世說新語

昇

有人哭和長輿曰。峨峨若干丈松崩。

衛洗馬以永嘉六年喪。謝鯤哭之。感動路人。永嘉流人名曰

玠以六年六月二十日亡。葬南昌城許徵墓東。玠之

薨。謝幼輿發哀於武昌。感慟不自勝。人問子何卹而

致哀如是。答曰。棟咸和中。丞相王公教曰。衛洗馬當

梁折矣。何得不哀。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修薄祭。以敦舊好。

玠別傳曰。玠咸和中故。遷於江寧。丞相王公教曰。洗

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民望。可修三牲之

祭。以敦舊好。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牀上。張李

膺往哭之。不勝其慟。遂徑上牀鼓琴。作數曲。竟撫琴

出。

曰。顧彥先頗復賞此。不。因又大慟。遂不執孝子手而

出。

庾亮兒遭蘇峻難。遇害。諸葛道明女為庾兒婦。既寡。

將改適。亮子會。會妻父與亮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尚

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在初沒。

庾文康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箸土中。使人情何

能已已。按神記曰。初庾亮病。術士戴洋曰。昔蘇峻事

鬼所考。不可救也。明年亮果亡。靈鬼志。謚徵曰。文康

初鎮武昌。出石頭。百姓看者於岸歌曰。庾公上武昌。

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旒。又曰。庾公初

上時。翩翩如飛鷗。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旒。後連徵

聲有餘痛

不入尋夢
下都葬焉。

王長史病篤。寢臥燈下。轉麈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犀柄麈尾箸柩中。因慟

絕。濛別傳曰。濛以永和初卒。年三十九。沛國劉惔。與濛至交。及卒。深悼之。雖友于之愛。不能過也。

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實喪。風味轉墜。支遁傳曰。法虔

道林同學也。雋朗有理義。遁甚重之。常謂人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莊

斤斲之。聖盡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牙生輟弦於

鍾子。韓詩外傳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

景之間。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莫水。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絕弦。終身不復鼓之。以為在

支公乃爾耶
名理何在

者無足為推已外求。良不虛也。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之鼓琴也。

中心蘊結。余其亡矣。卻後一年。支遂殞。

郝嘉賓喪左右白郝公。郎喪既聞。不悲。因語左右。殯

時可道公往臨殯。一慟幾絕。中興書曰。超年四十一。先情卒。超所交友皆一

時俊人。及死之日。貴賤為誅者四十餘人。續晉陽秋曰。超黨戴相氏。為其謀主。以父情忠於王室。不令知

之。將亡。出一小書箱。付門生云。本欲焚此。恐官年尊。必以傷愍為斃。我亡後。若大損眠食。則呈此箱。情後

果慟悼成疾。門生乃如超旨。則與桓温性反。密計。情見。即大怒曰。小子死恨晚。後不復哭。

戴公見林法師墓。支遁傳曰。遁太和元年終。于剡之石城山。因葬焉。曰。德音

未遠。而拱木已積。冀神理緜緜。不與氣運俱盡耳。王

世說新語
卷下之三
果三

法師墓下詩序曰。余以寧康二年命駕之剡石城山。即法師之丘也。高墳鬱鬱為荒楚。丘隴化為宿莽。遺跡未滅。而其人已遠。感想平昔。觸物悽懷。其為時賢所惜如此。

王子敬與羊綏善。綏清淳簡貴。為中書郎。少亡。見綏已

王深相痛悼。語東亭云。是國家可惜人。

王東亭與謝公交惡。

中興書曰。珣兄弟皆婿謝氏。以猜嫌離婚。太傅既與珣絕婚。又

離妻。由是二族遂成仇讐。

王在東。聞謝喪。便出都詣子敬。道欲哭。

謝公子敬始臥。聞其言。便驚起曰。所望於法護。

法護珣小

字。王於是往哭。督帥刁約不聽前。曰。官平生。在時不

見此容。王亦不與語。直前哭甚慟。不執末婢手而還。

末婢。謝琰小字。琰字瑗度。安少子。開率有大度。為孫恩所害。贈侍中司空。

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

獻之以泰元十三年卒。年四十五。

子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矣。語時了不

悲。便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

牀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

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亦卒。

幽明錄曰。泰元中有一師從遠來。莫知所出。云

人命應終。有生樂代者。則死者可生。若逼人求代。亦復不過少時。人聞此。咸怪其虛誕。王子猷。子敬兄弟。弟

特相和睦。子敬疾屬纏。子猷謂之曰。吾才不如弟。位亦通塞。請以餘年代弟。師曰。夫生代死者。以已年限

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賢弟命既應終。君疾筭亦當盡。復何所代。子猷先有背疾。子敬疾篤。恒禁來往。聞

亡。便撫心悲惋。都不得一聲。背即潰裂。推師之言。信而有實。

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臨。告其諸弟曰。雖椽桷惟新。

便自有黍離之哀。中興書曰。烈宗喪會稽王道子執政。寵幸王國寶。委以機任。王恭入

赴山陵。故有此歎。

羊孚年三十一。卒。栢玄與羊欣書曰。賢從情所信寄。

暴疾而殞。孚已見。宋書曰。欣字敬元。太山南城人。少隸羊氏譜曰。祝予之歎。如何可言。公羊傳曰。顏淵死。孚即欣從祖。祝予之歎。如何可言。子曰。噫。天喪予。子

路亡。子曰。噫。天祝予。何休曰。祝者。斷也。天將亡夫子耳。

栢玄當篡位。語卞鞠云。卞範已見。昔羊子道恒禁吾此意。

今腹心喪。羊孚。爪牙失。索元。索氏譜曰。元字天保。燉煌人。父緒。散騎常侍。元歷征虜將軍。歷陽太守。幽明錄曰。元在歷陽。疾病。西界一年少女子。姓某。自言為神所降。來與元相聞。許為治護。元性剛直。以為妖惑。收以付獄。戮之於市中。女臨死曰。卻後十七日。當令索元知其罪。如期。元果亡。而息息作此詆突。詎允天心。

棲逸第十八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

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鄰巖側。籍登嶺就之。箕

踞相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

盛德之美。以問之。屹然不應。復敘有為之教。棲神導

四字甚深

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疑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還還半嶺。許聞上。嗒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迺向人嘯也。

魏氏春秋曰。阮籍常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嘗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杵臼而已。籍聞而從之。談太古無為之道。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先生。翛然曾不哂之。籍乃嘒然長嘯。韻響寥亮。蘇門先生。乃適爾而笑。籍既降。先生謂然高嘯。有如鳳音。籍素知音。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奇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晦不見。陰光代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俛仰間。貧賤何必終。竹林七賢論曰。籍歸。遂著大人先生論。所言皆習懷間本趣。大意謂先生與已不異也。觀其長嘯相和。亦近乎目擊道存矣。

嵇康遊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臨去。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康集序曰。孫登者。不知何許人。無家。

於汲郡北山土窟住。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弦琴。見者皆親樂之。魏氏春秋曰。登性無喜怒。或沒諸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時時出入人間。所經家設衣食者。一無所辭。去皆舍去。文士傳曰。嘉平中。汲縣民共入山中。見一人。所居懸巖百仞。叢林鬱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孫姓。登名。字公和。康聞。乃從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然神謀所存良妙。康每爾然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呂安事。在獄。為詩自責云。昔慚下惠。今愧孫登。王隱晉書曰。孫登。即阮籍所見者也。嵇康執弟子禮。而師焉。魏

晉去就。易生嫌疑。貴賤並沒。故登或默也。

山公將去。選曹欲舉嵇康。康與書告絕。

康別傳曰。山巨源為吏部

郎。遷散騎常侍。舉康。康辭之。并與山絕。豈不識山之不以一官遇已。情邪。亦欲標不屈之節。以杜舉者之口耳。乃答壽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之。

李廞是茂曾第五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

宦。居在臨海。住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丞相欲招

禮之。故辟為府掾。廞得牋命。笑曰。茂弘乃復以一爵

假人。

文字志曰。廞字宗子。江夏鍾武人。祖康。秦州刺史。父重。平陽太守。世有名望。廞好學。善草隸。與

兄式齊名。躄疾不能行。坐常仰臥。彈琴讀誦。不輟。河間王辟太尉掾。以疾不赴。後避難隨兄南渡。司徒王

導復辟之。廞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加人。永和。中卒。廞嘗為二府辟。故號李公府也。式。字景則。廞長兄也。思理。儒隱。有平素之譽。渡江。累遷臨海太守。侍中。年五十四而卒。

何驃騎弟。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之令仕。答曰。予弟

五之名。何必減驃騎。

中興書曰。何準。字幼道。廬江灑人。驃騎將軍充第五弟也。惟好

高尚。徵聘一無所就。充位居宰相。權傾人主。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世事。于時名德皆稱之。年四十七卒。有女。為穆帝皇后。贈光祿大夫。子恢讓不受。

阮光祿在東山。蕭然無事。常內足於懷。

阮裕別傳曰。裕居會稽剡

山。志存肥遁。

有人以問王右軍。右軍曰。此君近不驚寵辱。

老子曰。寵辱若驚。得之若驚。失之若驚。

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

楊子曰。蜀莊沈

冥李軌注曰沈冥猶
玄寂。冥然無迹之貌。

孔車騎少有嘉遁意。年四十餘始應安東命。未仕宦

時嘗獨寢歌吹。自箴誨。自稱孔郎。遊散名山。孔愉別
傳曰永

嘉大亂愉入臨海山中。不
求聞達。中宗命為參軍。百姓謂有道術。為生立廟。

今猶有孔郎廟。

南陽劉麟之高率善史傳。隱於陽岐。于時符堅臨江。

荆州刺史栢冲將盡訐謨之益。徵為長史。遣人船往

迎。贈貺甚厚。麟之聞命。便升舟。悉不受所餉。緣道以

乞窮乏。比至上明亦盡。一見冲。因陳無用。脩然而還。

註尤佳

居陽岐積年。衣食有無。常與村人共。值已匱乏。村人
亦如之。甚厚為鄉間所安。鄧粲晉紀曰麟之字子驥
南陽安衆人少尚質素虛

還寡欲好遊山澤間。志存遁逸。栢冲嘗至其家。麟之
方條桑。謂冲使君。既枉駕。先詣家。君冲遂請
其文。父命麟之。然後乃還。拂袒褐。與冲言。父使麟之
自持濁酒。菹菜供賓。冲敕人代之。父辭曰。若使官人
則非野人之意也。冲為慨然。至昏乃還。因請為長史。
固辭。居陽岐。去道斥近。人士往來。必投其家。麟之身
自供給。贈致無所受。去家百里。有孤嫗疾。將死。謂人
曰。唯存劉長史。當埋我耳。麟之身往候之。值終為治
棺殯。其仁愛皆
如此。以壽卒。

南陽翟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隱于尋陽。庾
太尉說周以當世之務。周遂仕。翟秉志彌固。其後周

世說新語

卷之三

大

昇

按此語似深
實淺蓋用鄒
陽青竹語雖
謙已無能為
先容誤知而
陰刺庾公不
能自別夜光
也

詣翟翟不與語

晉陽秋曰翟湯字道淵南陽人漢方

一無所受值亂多寇聞湯名德皆不敢犯尋陽記曰
初庾亮臨江州聞翟湯之風束帶躡屐而詣焉亮禮
甚恭湯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言表
薦之徵國子博士不赴主簿張玄曰此君臥龍不可
動也終于家

孟萬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陽新縣萬年遊宦有盛名

當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

孤云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見之者莫不嗟重因相

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

袁宏孟處士銘曰處士名
陋字少孤武昌陽新人吳

司空孟宗後也少而希古布衣蔬食棲遲蓬草之下
絕人間之事親族慕其孝大將軍命曾楷王辟之稱

疾不至相府歷年虛位而澹
然無悶卒不降志時人奇之

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旁連嶺帶長川

芳林列於軒庭清流激於堂宇乃閒居研講希心理

味庾公諸人多往看之觀其運用吐納風流轉佳加

已處之怡然亦有以自得聲名乃興後不堪遂出

見

戴安道既厲操東山

續晉陽秋曰達不樂當世以琴
書自娛隱會稽剡山國子博士

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

戴氏譜曰逯字安丘誰
國人祖頌父綏有名位

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

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第不改其樂。

許玄度隱在永興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

謂許曰。嘗聞箕山人。似不爾耳。許曰。筐篚苞苴。故當

輕於天下之寶耳。鄭玄禮記注云。苞苴。裹肉也。或以葦。或以茅。此言許由尚致堯帝之

讓。筐篚之遺。豈非輕邪。

范宣未嘗入公門。韓康伯與同載。遂誘俱入郡。范便

於車後趨下。

續晉陽秋曰。宣少尚隱遁。家于豫章。以清潔自立。

郝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為辦百萬資。并為造立

居宇。在剡。為戴公起宅。甚精整。戴始往舊居。與所親

書曰。近至剡。如官舍。郝為傳約。亦辦百萬資。傳隱事

差互。故不果遺。

約。瓊小字。

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

實有濟勝之具。

郝尚書與謝居士善。常稱謝慶緒識見。雖不絕人。可

以累心處都盡。

尚書郝恢也。別見檀道鸞續晉陽秋。日謝敷。字慶緒。會稽人。崇信釋氏。初

入太平山中十餘年。以長齋供養為業。招引同事。化

納不倦。以母老還南山若邪中。內史郝愔表薦之。徵

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處士星。占云。以處士

此許故未易當

賢媛第十九

陳嬰者東陽人少修德行著稱鄉黨秦末大亂東陽人欲奉嬰為主母曰不可自我為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史記曰嬰故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為長者屬項梁梁以東陽人欲立長乃請嬰嬰母見之乃以兵嬰安為上柱國

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召之其中常者皆行貨賂王明君姿容甚麗志不苟求工遂毀為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漢帝帝以

明君充行既召見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於

是遂行漢書匈奴傳曰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願昏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

胡族妻後母耳漢書匈奴傳詳甚立者故非昭君所生子也

王嬙字明君賜之單于權喜上書願保塞文穎曰昭君本蜀郡秭歸人也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玉環女也年十七儀形絕麗以節聞國中長者求之者王皆不許乃獻漢元帝帝造次不能別房帷昭君恚怒之會單于遣使帝令宮人裝出使者請一女帝乃謂宮中曰欲至單于者起昭君謂然越席而起帝視之大驚悔是時使者並見不得止乃賜單于大說獻諸珍物昭君有子曰世違單于死世違繼立凡為胡者父死妻母昭君問世違曰汝為漢也為胡也世違曰欲為胡耳昭君乃吞藥自殺石季倫曰昭以觸文帝諱故改為明

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讒班婕妤好祝詛於是考問辭

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善尚不蒙福為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

何益故不為也漢書外戚傳曰成帝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

養之及壯屬河陽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帝微行過主見而說之召入宮大得幸立為后班婕妤好者鴈門人成帝初選入宮大得幸立為婕妤好帝遊後庭嘗欲與同輦婕妤好辭之趙飛燕許皇后及婕妤好對有辭致上憐之賜黃金百斤飛燕嬌妬婕妤好對中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帝崩婕妤好充奉園陵薨葬中

銅雀臺上妓亦復在邪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戶見值侍竝是昔日所愛幸者太后

問何時來邪云正伏魄時過因不復前而歎曰狗鼠不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魏書曰武宣

開陽人以漢延熹三年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移日又敬侯怪之以問卜者王越越曰此吉祥也年二十太祖納於譙性約儉不尚華麗有母儀德行

趙母嫁女女臨去教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好可為惡邪母曰好尚不可為其況惡乎列女傳曰趙姬

虞韞妻穎川趙氏女也才敏多覽韞既沒大皇帝敬其文才詔入宮省上欲自征公孫淵姬上疏以諫作列女傳解號趙母注賦數十萬言赤烏六年卒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女而教之者曰爾為善善人疾之對曰然則當為不善乎曰善尚不可為而況不善乎景獻羊皇后曰此言雖鄙可以命世人

何必滅莊子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

魏略曰允字士宗高陽人少與清河崔贊俱發

名於冀州仕至領軍將軍陳留志名曰阮共字伯彥尉氏人清真守道動以禮讓仕魏至衛尉卿少子侃

字德如有俊才而飭以名理風儀雅潤與嵇康為友仕至河內太守奇醜交禮竟允無

復入理家人深以為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

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也

魏略曰範字允明沛郡人仕至大司農為宣王

所誅婦云無憂桓必勸入桓果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

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即欲

出婦料其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

有四德卿有其幾

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鄭注曰德謂

貞順言謂辭令容謂婉婉功謂絲枲

婦曰新婦所乏唯容爾然士有百

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

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許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

婦出誠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

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

為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

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

號哭阮新婦自若云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頃之允至

得婦如此故當耐其奇醜

魏氏春秋曰。初允為吏部。選遷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將加其罪。允妻阮氏。跪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不可以情求。允領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然遣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

許允為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中。

神色不變。曰。蚤知爾耳。魏志曰。初領軍與夏侯玄李豐親善。有詐作尺一詔書。以

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無何有人入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驅走。允投書燒之。不以關呈景王。魏略曰。明年李豐被收。允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允回遑不定。中道還取絛。大將軍聞而怪之。曰。我自收李豐。士大夫何為忽忽乎。會鎮北將軍劉靜卒。以允代靜。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箸繡畫行也。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厨錢穀乞諸

惜不載其書

高識至此幾可與司有宣王對付

非。及其官屬。滅死徙邊。道死。魏氏春秋曰。允之為鎮北。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晉諸公贊曰。允有正情。與文帝不平。遂幽殺之。婦人集載阮氏與允書。陳允禍患所起。辭甚酸愴。文多不錄。門人欲藏其兒。婦曰。無豫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

王遣鍾會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兒。以咨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習懷與語。便無所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以狀對。卒免。

世語曰。允二子。奇。字子太。猛。字子豹。並有治理。晉諸公贊曰。奇。泰始中為太常丞。世祖嘗祠廟。奇應行事。朝廷以奇受害之門。不令接近。出為長史。世祖下詔。述允宿望。又稱奇才。擢為尚書祠部郎。猛禮學儒博。加有才識。為

幽州刺史。世說新語

卷之十一

三

位

註駁大迂且忽下臣字詎是孝標註

讀史至王章妻王經母未嘗不流涕也

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謂婦曰：新婦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仿佛彥雲，而令婦人比蹤英傑。魏氏春秋曰：王廣字公淵，王陵子也。有風量才學，名當重世。與

傳嘏等論才性同異。行於世。魏志曰：廣有志尚學行。陵誅并死。臣謂王廣名士，豈以妻父為戲。此言非也。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為尚書，助魏。不忠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教，以至今日，母都無憾容。語之曰：為子則孝，為臣則忠，有孝有忠，何負吾邪？世語曰：經字彥偉，清河人，高貴鄉公之難。王沈王業馳告文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後

誅經及其母。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經，不從。曰：吾子行矣。漢晉春秋曰：初曹髦將自討司馬昭，經諫曰：昔魯昭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寸刃無有，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髦不聽，後殺經，并及其母，將死垂泣謝母，母顏色不變，笑而謂曰：人誰不死，往所以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于寶晉紀曰：經正直，不忠於我，故誅之。按傳囑于寶所記，則是經實忠貞於魏，而世語既謂其正直，復云因沈業申意，何其相反乎？故二家之言深得之。

是

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於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他日

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視之。達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

識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為勝。晉陽秋曰。壽雅素恢

達度量弘遠。心存事外。而與時俛仰。嘗與阮籍嵇康諸人著忘言之契。至于羣子屯蹇於世。濤獨保浩然

之度。王隱晉書曰。韓氏有才識。濤未仕時。戲之曰。忍寒。我當作三公。不知卿堪為夫人不耳。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虞預晉書曰。渾字玄冲。太原晉陽人。魏司徒昶子。仕至司徒。

武子為妹求簡美對而未得。有兵家子有雋才。欲

以妹妻之。乃白母。王氏譜曰。鍾夫人。名琰之。太傅繇之孫。曰。誠是才者。

其地可遺。然要令我見。武子乃令兵兒與羣小雜處。

使母帷中察之。既而母謂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

所擬者。非邪。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

寒。不有長年。不得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不可

與婚。武子從之。兵兒數年果亡。

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被誅。離婚徙邊。婦人集曰。充妻李氏名婉。

字淑。文豐誅。徙樂浪。後遇赦得還。充先已取郭配女。郭氏名玉

廣。即廣宣君也。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別住外。不肯還

充舍。晉諸公贊曰。世祖踐阼。李氏赦還。而齊獻王妃欲令充遣郭氏。更納其母。充不許。為李氏築宅

而不往來。充母柳氏將亡。充問所欲言者。郭氏語充柳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郭氏語充

世說新語

卷之五

三

郭卿

欲就省李。充曰：彼剛介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去。充別傳曰：

李氏有淑性，今才也。郭氏於是盛威儀，多將侍婢。既至入戶，李

氏起迎，郭不覺腳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語充。充曰：語

卿道何物。按晉諸公贊曰：世祖以李豐得罪，晉室又

斷不得往還，而王隱晉書亦云：充既與李絕婚，更取

城陽太守郭配女，名槐，李禁錮解，詔充置左右夫人。

充母柳亦教充迎李槐，怒攘臂責充曰：刊定律令，為

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邪得與我並。充乃架屋永年

里中，以安李槐，晚乃知。充出，輔使人尋充，詔許充置

左右夫人，充答詔以謙讓，不敢當盛禮。晉贊既云：世

祖下詔，不遣李還，而王隱晉書及充別傳並言詔聽

置立左右夫人，充憚郭氏不敢迎李，三家之說並不

同。未詳孰是。然李氏不還，別有餘故，而世說云：自不

肯還，謬矣。且郭槐彊狠，豈能就李而為之拜乎。皆為

虛也。

賈充妻李氏，作女訓行於世。李氏女齊獻王妃，郭氏

女惠帝后，充卒，李郭女各欲令其母合葬，經年不決。

賈后廢，李氏乃祔葬，遂定。晉諸公贊曰：李氏有才德，

亦才明。即齊王妃，婦人集曰：李氏至樂浪，遺二女

典式八篇，王隱晉書曰：賈后字南風，為趙王所誅。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女。郝氏譜曰：普字道匡，太

守。司空以其癡，會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魏氏志曰：王昶字文

舒，仕至司空。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海，遂為王氏母儀。

駁是

失常未嘗忤觀。以此知之。

汝南別傳曰襄城郝仲將門至孤陋非其所偶也。晉

嘗見其女便求聘焉。果高朗英邁。母儀冠族其通識餘俗皆此類。

王司徒婦鍾氏女。太傅曾孫。

王氏譜曰夫人黃門侍郎鍾琰女。

亦有

俊才女德。

婦人集曰夫人有文才。其詩賦頌誄行于世。

鍾郝為姊妹。雅相

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鍾。東海家內則

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人之禮。

李平陽秦州子。

李重已見永嘉流人名曰康。字玄胃。江夏人。魏秦州刺史。

中夏名

士。于時以比王夷甫。孫秀初欲立威權。咸云樂令民

望不可殺。滅李重者又不足殺。

晉諸公贊曰孫秀字俊忠。琅邪人。初趙王

是

倫封琅邪。秀給為近職小吏。倫數使秀作書疏。文才稱倫意。倫封趙秀徙戶為趙人。用為侍郎。信任之。晉陽秋曰。倫篡位。秀為中書令。事皆決於秀。為齊王所誅。

有人走從門入。出髻中疏示重。重看之色動。入內示

其女。女直叫絕了。其意出則自裁。

按諸書皆云重知趙王倫作亂。有疾

不治。遂以致卒。而此書乃言自裁。甚乖謬。且倫秀兇虐。動加誅夷。欲立威權。自當顯戮。何為逼令自裁。

此女甚高明。重每咨焉。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富足。

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於內

宰豬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聞有人聲。密覘

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求為妾。父兄不許。絡

秀曰。門戶珍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

父兄從之。八王故事曰。浚字開林。汝南安城人。少有

刺史。元康初。才名。大康初。平吳。自御史中丞。出為揚州

加安東將軍。遂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

屈節為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按周氏譜。浚取同郡李

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

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

知名。舉孝廉。逵未詳投侃宿。于時冰雪積日。侃室如懸

罄。而逵馬僕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出外留客。

吾自為計。湛頭髮委地。下為二髮。一作髮賣得數斛米。

斫諸屋柱。悉割半為薪。剉諸薦以為馬草。日夕遂設

精食。從者皆無所乏。逵既歎其才辯。又深愧其厚意。

明日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許。逵曰。路已遠。君宜還。

侃猶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為美談。侃迺

返。逵及洛。遂稱之於羊祜。顧榮諸人。大獲美譽。晉陽

侃父丹。娶新淦湛氏女。生侃。湛虔恭。有智筭。以陶氏

貧賤。紡績以資給侃。使交結勝已。侃少為尋陽吏。鄰

陽孝廉。范逵嘗過侃宿。時大雪。侃家無草。湛徹所臥

世說新語

卷之三

三

姜

註顧榮下有刊落

之。達曰。豈欲仕乎。侃曰。有仕郡意。達曰。當相談致。過廬江。向太守張夔稱之。召補吏。舉孝廉。除郎中。時豫章顧榮或責羊暉曰。君柰何與小人同輿。暉曰。此寒後也。王隱晉書曰。侃母既截髮供客。聞者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進之於張夔。羊暉亦簡之。後暉為十郡中正。舉侃為鄱陽小中正。始得上品也。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坩鯪餉母。母封鯪付使。反

書責侃曰。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益。乃增吾憂

也。侃別傳曰。母湛氏。賢明有法訓。侃在武昌。與佐吏

從容飲燕。常有飲限。或勸猶可少進。侃悽然良久

曰。昔年少。曾有酒失。二親見約。故不敢踰限。及侃丁

母憂。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儀服鮮異。知

非常人。遺隨視之。但見雙鶴冲天而去。幽明錄曰。陶

公在尋陽西南一塞。取魚。自謂其池曰鶴門。按吳司

徒孟宗為雷池監。以鯪餉母。母不受。非侃也。疑後人因孟假為此說。

相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妾。甚有寵。常著齋後。主始

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續晉陽秋曰。溫尚

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為動容。徐曰。

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主慚

而還。如記曰。溫平蜀。以李勢女為妾。郡主兒奴。不即

梳頭。姿貌端麗。徐徐結髮。斂手向主。神色閑正。辭甚

悽惋。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

老奴。遂庾玉臺。希之弟也。希誅。將戮玉臺。希已見。玉臺。庾友

字惠彥。司空冰第三子。歷中書郎。東陽太守。玉臺子婦宣武弟豁女也。

庾氏譜曰。友字弘之。長子宣。徒跣求進。闈禁不內。女

厲聲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號泣

請曰。庾玉臺常因人。腳短三寸。當復能作賊。不宣武

笑曰。婿故自急。遂原玉臺一門。中興書曰。相溫殺庾

希弟友當伏誅。子婦相氏女請溫得宥。

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下幃。

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劉夫人已見。

相車騎不好。箸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相氏譜曰

王恬女。字女宗。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云。衣不

此直妬耳何足稱賢

經新何由而故。相公大笑箸之。

王右軍郝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司空惜已見。郝

重淵。鑿少子。性韻方質。和正沈簡。累遷丹陽尹。北中郎將。徐亮二州刺史。王家見二謝。傾

筐倒皮。安。謝萬。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無煩復往。

王疑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疑之。既還。謝家意大

不說。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

何以恨迺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

弟。則有封胡。過末。封胡。謝韶小字。過末。謝淵小字。韶

奕第。二子。義興太守。時人稱其尤彥秀者。或曰。封胡

過末。封。謂朗。過。謂玄末。謂韶。朗。玄淵。一作胡。謂淵。過。

謂玄未。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玉郎。

韓康伯母隱古几毀壞。卞鞠見几惡。欲易之。鞠卞範之母之

外孫也。答曰。我若不隱此。汝何以得見古物。

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夫人玄之妹。為

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

郝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郝氏譜曰。超娶汝南周門

女名曰。生縱不得與郝郎同室。死寧不同穴。毛詩曰。穀則異

室死則同穴。鄭玄注曰。穴。謂壙中虛也。

謝遏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

此豈女弟待兄言註誤矣。妹當為姊。

竝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

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宋書曰。惠字令明。琅邪人。歷吏部尚書。贈太常

卿。問眼耳未覺惡不。婦人集載謝表曰。妾年九十。孤骸獨存。願蒙哀矜。賜其鞠養。

答曰。髮白齒落。屬乎形骸。至於眼耳。關於神明。那可

便與人隔。

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之衡陽。韓氏譜曰。繪之字季倫。父康伯。太常卿。繪

之仕至衡陽太守。於闔廬洲中逢桓南郡。卞鞠是其外孫。時

來問訊。謂鞠曰。我不死。見此豎二世作賊。在衡陽數

年繪之遇桓景真之難也。續晉陽秋曰桓亮字景真大司馬溫之孫父濟給事中叔父玄篡逆見誅亮聚眾於長沙自號湘州刺史殺太宰甄恭衡陽前太守韓繪之等十餘人為劉毅軍人郭珍斬之殷撫屍哭曰汝父昔罷豫章徵書朝至夕發

汝去郡邑數年為物不得動遂及於難夫復何言

術解第二十

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呂正雅樂每至正會殿庭作樂自調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既無一言直勗意思之遂出阮為始平太守後有一田父耕於野得

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試以校已所治鐘鼓金

石絲竹皆覺短一黍於是伏阮神識晉後略曰鍾律之器自周之末

廢而漢成哀之間諸儒修而治之至後漢末復隳矣魏氏使協律知音者杜夔造之不能考之典禮徒依于時絲管之聲時之尺寸而制之甚乖失禮度於是世祖命中書監荀勗依典制定鐘律既鑄律管募求古器得周時玉律數枚比之不差又諸郡舍倉庫或有漢時故鐘以律命之皆不叩而應聲響韻合又若俱成晉諸公贊曰律成散騎侍郎阮咸謂勗所造聲高則悲夫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今聲不合雅懼非德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長短所致然今鐘磬是魏時杜夔所造不與勗律相應音聲舒雅而久不知夔所造時人為之不足改易勗性自矜乃因事左遷咸為始平太守而病卒後得地中古銅尺校度勗今尺短四分方明咸果解音然無能正者于寶晉紀曰荀勗始造正德大象之舞以魏杜夔所制律

呂校大樂本音不和。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而變據之是以失韻。乃依周禮積粟以起度量。以度古器符于本銘。遂以為式用之郊廟。

荀勗嘗在晉武帝坐上。食筍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車脚。

人有相羊祜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祜惡其言。遂掘斷墓後以壞其勢。相者立視之曰。猶應出折臂三公。俄

而祜墜馬折臂。位果至公。幽明錄曰。羊祜工騎乘。有

墓之後兒即亡。羊時為襄陽都督。因盤馬落地。遂折臂于時士林咸歎其忠誠。

王武子善解馬性。嘗乘一馬。箸連前障泥。前有水。終

日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徑渡。語

曰。武子性愛馬。亦甚別之。故杜預道王武子有馬癖。和長輿有錢癖。武帝問杜預。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

癖。

陳述為大將軍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將軍作亂。如其所言。

陳氏譜曰。述字嗣祖。穎川許昌人有美名。

晉明帝解占塚宅。聞郭璞為人葬。帝微服往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為是出天子耶。答曰。非

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

青鳥子相家書曰葬龍之角。暴富貴。後當滅門。

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爲

近水。景純曰。將當爲陸。

璞別傳曰。璞少好經術。明解上筮。永嘉中海內將亂。璞投

策歎曰。黔黎將同異類矣。便結親。暱十餘家。南渡江。居于暨陽。今沙漲去墓數十里。

皆爲桑田。其詩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唯

母與昆。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有

震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數里。得一

栢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可消矣。王從其

語。數日中。果震栢粉碎。子弟皆稱慶。

王隱晉書曰。璞消災轉福。扶厄

擇勝時人咸言京管不及。

大將軍云。君乃復委罪於樹木。

栢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

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從事

言到臍。督郵言在鬲上住。

郝愔信道甚精勤。常患腹內惡。諸醫不可療。聞于法

開有名。往迎之。既來。便脈云。君疾所患。正是精進太

過所致耳。合一劑湯與之。一服。即大下。去數段許紙

如拳大。剖看。乃先所服符也。

晉書曰。法開善醫術。嘗行莫投主人。妻產而兒

積日不墮。法開曰。此易治耳。殺一肥羊。食十餘
鬻而針之。須臾兒下。羊骨裹兒出。其精妙如此。

殷中軍妙解經脈。中年都廢。有常所給使。忽叩頭流血。浩問其故。云有死事。終不可說。詰問良久。乃云。小人母年垂百歲。抱疾來久。若蒙官一脈。便有活理。訖就屠戮。無恨。浩感其至性。遂令昇來。為診脈處方。始服一劑。湯便愈。於是悉焚經方。

巧藝第二十一

彈棊始自魏宮內。用枰奩戲。傳玄彈棊賦敘曰。漢成人體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體。作彈棊。今觀其道。蹴踘道也。按玄此言。則彈棊之戲。其來久矣。且

如此駁皆極精

梁冀傳云。冀善彈棊。裕五。而此云起魏世。謬矣。

文帝於此戲特妙。用手巾角

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為之。客箸葛巾角。低

頭拂棊。妙踰於帝。典論常自敘曰。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棊略盡其妙。少時嘗為之。賦

昔京師少工有二馬。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常恨不得與之對也。博物志曰。帝善彈棊。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巾角。撒棊也。

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眾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

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

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即積

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洛陽宮殿簿曰。陵雲臺上壁方十三丈。高九尺。樓方

四丈高五丈棟去地十
三丈五尺七十五分也。

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

既下頭鬢皓然因敕兒孫勿復學書。文章敘錄曰韋

杜陵人太僕端子有文學善屬辭以光祿大夫卒衛

恒四體書勢曰善楷書魏官觀多誕所題明帝立

陵霄觀誤先釘榜乃籠盛誕輓轡長繩引上使就題

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戒子孫絕此楷法著

之家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可直

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孔氏志怪曰勗會善書學荀

手跡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世語曰會善學人

書伐蜀之役於劍

閣要鄧文章表皆約其言今詞旨荀勗知是鍾而無

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

甚精麗未得移住荀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

傅形象衣冠狀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慟宅遂

空廢。孔氏志怪曰于時咸謂勗之報會過

於所失數十倍彼此書畫巧妙之極羊長和博學工書

文字志曰忱性能草書能騎射善

圍碁諸羊後多知書而射奕餘甄莫逮。

戴安道就范宣學。中興書曰達不遠千里往豫章詣

范宣宣見達異之以兄女妻焉視范所為范讀書亦讀書范抄書亦抄書唯獨好畫

范以為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為有益。始重畫。

謝太傅云。顧長康畫有蒼生來所無。續晉陽秋曰。愷絕於時。曾以一厨畫寄桓玄。皆其絕者。深所珍惜。悉糊題其前。桓乃發厨後取之。好加理。後愷之見封題如初。而畫並不存。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如人之登仙矣。

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語戴云。神

明太俗。由卿世情未盡。戴云。唯務光當免卿此語耳。

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鼓琴。服菖蒲。莊根湯將伐桀。謀於光。光曰。非吾事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力忍。詭不知其它。湯克天下。讓於光。光曰。吾聞無道之世。不踐其上。况讓我乎。負石自沈於

盧水。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裴楷

儁朗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

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愷之歷畫古賢。皆為之贊也。

王中郎以圍碁是坐隱。支公以圍碁為手談。博物志曰。堯作

圍碁。以教丹朱。語林曰。王以圍碁為手談。故其在哀制中。祥後客來。方幅會戲。

顧長康好寫起人形。續晉陽秋曰。愷之圖寫持妙。欲圖殷荊州。殷

曰。我形惡不煩耳。顧曰。明府正為眼爾。仲堪眇目故也。但明

點童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日。日一作月。

世說新語 卷之二十一 誠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顧長康道畫手揮五弦。目送歸鴻。難。

寵禮第二十二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牀。王公固辭。中宗引之。彌

苦。王公曰。使太陽與萬物同輝。臣下何以瞻仰。中興書曰。

元帝登尊號。百官陪位。詔王導升御坐。固辭。然後止。

蒞名二字可傳典故

相宣武嘗請參佐入宿。袁宏伏滔相次而至。蒞名府中。復有袁參軍。彥伯疑焉。令傳教更質。傳教曰。參軍是袁伏之。袁復何所疑。

王珣。郗超。並有奇才。為大司馬所眷拔。珣為主簿。超

為記室參軍。超為人多鬚。珣狀短小。于時荊州為之

語曰。顧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續晉陽秋曰。超有才

能。珣有器望。並為溫所暱。

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歎曰。卿復少時

不去。我成輕薄京尹。語林曰。玄度出都。真長九日。十詣之。曰。卿尚不去。使我成薄

德二千石。

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還下車。呼其兒。兒即系也。立淵之文。

章錄曰。系字敬魯。仕至光祿大夫。語之曰。百人高會。臨坐未得他語。

先問伏滔何在。在此不。此故未易得。為人作父如此。

何如。

卞範之為丹陽尹。羊孚南州暫還。往卞許云。下官疾

動不堪坐。卞便開帳拂褥。羊徑上大牀。入被須枕。卞

回坐傾睐。移晨達莫。羊去。卞語曰。我以第一理期卿。

卿莫負我。立淵之文章錄曰。範之字敬祖。濟陰冤句人。祖喂下邳太守。父循尚書郎。相立輔政。

何器小乃爾
袁虎所以耻
為伍也

範之遷丹陽尹。玄敗伏誅。

任誕第二十三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

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

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暘。故世謂竹

林七賢。晉陽秋曰。于時風譽扇于海內。至于今詠之。

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

晉諸公贊曰。何曾字穎考。陳郡陽夏人。父夔。魏太僕曾以高雅稱。加性仁孝。累遷司隸校尉。用心甚正。朝廷憚之。仕

晉至太宰。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喪顯

世說新語

卷下之三

三

於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嗣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何謂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籍飲噉不輟神色自若于寶晉紀曰何曾嘗謂阮籍曰卿恣情任性敗俗之人也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徒何可長也復言之於太祖籍飲噉不輟故魏者籍為之也魏氏春秋曰籍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禮而毀幾滅性然為文俗之士何曾等深所讐疾大將軍司馬昭愛其通偉而不加害也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

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

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毛公注曰酒病日醒婦人之言

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見竹林七賢論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

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

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劉氏譜曰相

人晉陽秋曰相為人通達仕至兖州刺史

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為步兵

校尉文士傳曰籍放誕有傲世情不樂仕宦晉文帝親愛籍恒與談戲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籍常

從容曰。平生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為東平太守。
文帝說從其意。籍便騎驢徑到郡。皆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然後教令清寧。十餘日。便復騎驢去。後開步兵廚。中有酒三百石。忻然求為校尉。於是入府舍。與劉伶酣飲。竹林七賢論。又云。籍與伶共飲。步兵廚中。並醉而死。此好事者為之言。籍景元中卒。而劉伶太始中猶在。

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

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幃衣。諸君何為入我幃

中。鄧粲晉紀曰。客有詣伶。值其裸袒。伶笑曰。吾以天地為宅舍。以屋宇為幃衣。諸君自不當入我幃中。又何惡乎。其自任若是。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曲禮。嫂叔不。通問。故譏之。籍曰。

禮豈為我輩設也。

禮豈為我輩設也。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

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疑之。伺察終無他意。

王隱晉書曰。籍鄰家處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與無親。生不相識。往哭盡哀而去。其達而無檢。皆此類也。

○阮籍當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後臨訣。直言

窮矣。都得一號。因吐血。廢頓良久。鄧粲晉紀曰。籍母將死。與人圍碁。如

故對者求止。籍不肯。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三斗。舉聲一號。嘔血數升。廢頓久之。

阮仲容也。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

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

非復人情

豈可以詞宗
為得中此言
何可訓也

大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

爾耳。竹林七賢論曰：諸阮前世皆儒學。善居室。唯咸

一家。尚道棄事。好酒而貧。舊俗七月七日。法當

曬衣。詣阮庭中。爛然錦綺。咸時

阮步兵籍喪母。裴令公楷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牀。

箕踞不哭。裴至。下席於地。哭弔嘯畢。便去。或問裴。凡

弔主人哭。客乃為禮。阮既不哭。君何為哭。裴曰：阮方

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

人歎為兩得其中。名士傳曰：阮籍喪親。不率常禮。裴

若無人。指哭泣盡哀而還。了無異色。其安同異如此。戴逵論之曰：若裴公之制弔。欲其外以護內。有達意

愛人道矣

也。有弘
防也。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闕共集。不復用常桮斟

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羣豬來飲。直接

去上。便共飲之。

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

預之。卿不得復爾。竹林七賢論曰：籍之拆渾。蓋以渾

未識已之。所以為達也。後咸兄子

簡亦以曠達自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

今為宅。賓設黍臠。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

是時竹林諸賢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迨元康中。遂

世說新語

卷之三

三

裴成公婦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許。不通徑前。裴從牀南下。女從北下。相對作賓主。了無異色。裴氏家傳曰。顏取戎長女。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

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著重服。自追之。

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也。竹林七賢論曰。咸既

追婢於是世議紛然。自魏末沈淪問卷。逮晉咸寧中。始登王途。阮孚別傳曰。咸與姑書曰。胡婢遂生胡兒。姑答書曰。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可字曰遙集也。故字字遙集。

任愷既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嶠曰。卿何以坐視元稹敗而不救。和曰。元稹如北夏門。拉擺自欲壞。

非一木所能支。

晉諸公贊曰。愷字元稹。樂安博昌人。有推識國幹。萬機大小多綜之。與賈充不。充乃啓愷掌吏部。又使有司奏愷用御食器。坐免官。世祖遺途薄馬。

劉道真少時。常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

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真食

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迺還之。

後為吏部郎。嫗兒為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

問母。母告之。於是齋牛酒詣道真。道真曰。去去。無可

復用相報。劉實已見。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暘。雖

當世貴盛。不肯詣也。名士傳曰。修性簡仕。

山季倫為荊州時。出酣暘。人為之歌曰。山公時一醉。

徑造高陽池。日莫倒載歸。若牛無所知。復能乘駿馬。

倒著白接籬。舉手問葛疆。何如并州兒。高陽池在襄

陽。疆是其愛將。并州人也。襄陽記曰。漢侍中習郁於

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菱茨。覆水。是遊燕名處也。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之。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

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

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文士傳曰。翰任性自適。無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

足了一生。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傲達。為胡母輔之所知。太興末。為吏部郎。嘗飲

酒廢職。比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鑿間。取飲之。主者謂是盜。執而縛之。知為吏部也。釋之。卓遂引主人。燕鑿側。取醉而去。溫嶠素

知愛卓。請為平南長史卒。

賀司空入洛赴命。為太孫舍人。經吳閶門。在船中彈

琴。張季鷹本不相識。先在金閶亭。聞弦甚清。下船就

賀。因共語。便大相知。說問賀。卿欲何之。賀曰。入洛赴

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載。便與賀

此故有致

季鷹此意甚遠。欲破世間。敬名客耳。渠亦那能盡忘。

本謂忘名乃今此言千載

同發。初不告家。家追問。廼知。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

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祖曰。昨夜

復南塘一出。祖于時恒自使健兒鼓行劫鈔。在事之

人亦容而不問。晉陽秋曰。逖性通濟。不拘小節。又賓

永嘉中。流民以萬數。揚士大饑。賓客攻剽。逖

輒擁護全衛。談者以此少之。故久不得調。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為恒飲酒。不

見酒家覆瓿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

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

未聞嵇阮作賊

藥事。羣已見上。

有人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鄧粲晉紀曰。王導與

周顛及朝士詣尚書紀瞻觀伎。瞻有愛妾。能為新聲。顛於眾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顏無怍色。有司奏免

顛官。詔特原之。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温太真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樗蒲。與輒不

競。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善。於舫中

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即送直。然後得還。經此數四。

中興書曰。矯有雋朗之目。而不拘細行。

温公喜慢語。下令禮法自居。卞壺別傳曰。壺正色立朝。百寮嚴憚。貴遊子弟

世說新語

卷之三

吳

位

達人先須去。慾周顛謝鯤何乃以色為達。

莫不抵肅至庾公許。大相剖擊。温發口鄙穢。庾公徐曰。太真終日無鄙言。重其達也。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嘗

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音陽。秋曰。初顛以雅望。獲海內盛名。

後屢以酒失。庾亮曰。周侯末年。可謂鳳德之衰也。語林曰。伯仁正有姊喪。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損資望。每醉諸公。常共屯守。

衛君長為温公長史。温公甚善之。每率爾提酒脯。就

衛箕踞相對。彌日。衛往温許。亦爾。衛永見。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為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

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遽條覆之。時峻

賞募覓冰。屬所在按檢甚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

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

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

送過淙江。寄山陰魏家得免。中興書曰。冰為吳郡。蘇峻作逆。遣軍伐冰。冰棄

郡奔會稽。後事平。冰欲報卒。適其所願。卒曰。出自廝下。不

願名器。少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

畢矣。無所復須。冰為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

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唯有智。且亦達生。

為卒計誠無踰此

殷洪喬作豫章郡。

殷氏譜曰。美字洪喬。陳郡人。父臨。識。鎮東司馬。美仕至豫章太守。

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

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王長史謝仁祖同為王公掾。

王濛別傳曰。丞相王道守。辟名士。時賢協贊中興。

旌命所加。必延。俊又辟濛為掾。

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謝便起舞。神

意甚暇。

晉陽秋曰。尚性通任。善音樂。語林曰。謝鎮西。酒後。於槃案間為洛市肆工。鴻鵠舞。甚佳。

王公熟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

戎性通任。尚類之。

王劉共在杭南。酣宴於桓子野家。

見伊已。

謝鎮西往尚

書墓還。葬後三日。反哭。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猶未

許。然已停車。重要便回駕。諸人門外迎之。把臂便下。

裁得脫幘。箸帽。酣宴半坐。乃覺未脫衰。

尚書。謝哀尚。叔也。已見宋。

明帝文章志曰。尚性輕率。不拘細行。兄葬後。往墓還。王濛劉惔共遊新亭。濛欲招尚。先以問惔。曰。計仁祖。正當不為異同耳。惔曰。仁祖韻中自應來。乃遣要之。尚初辭。然已無歸意。及再請。即回軒馬。其率如此。

○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輸債。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

方莫知所出。陳郡袁耽。俊邁多能。

袁氏家傳曰。耽字。彥道。陳郡陽夏人。

魏中郎令。渙曾孫也。魁梧爽朗。高風振邁。少儻。不羈。有異才。士人多歸之。仕至司徒從事中郎。宣

武欲求救於耽。耽時居艱。恐致疑。試以告焉。應聲便

許。略無慊吝。遂變服懷布帽。隨温去。與債主戲。耽素

有藝名。債主就局曰：汝故當不辦作袁彥道邪？遂共戲十萬一擲，直上百萬。數投馬絕叫，傍若無人。探布

帽擲對人曰：汝竟識袁彥道不？郭子曰：桓公擄蒲，失

勢呼祖，擲必虛雉，二人齊

王光祿云：酒正使人人自遠。光祿，王蘊也。續晉陽秋曰：蘊素嗜酒，末年尤甚。

及在會稽，略少醒日。

劉尹云：孫承公狂士，每至一處，賞翫累日，或回至半

路卻返。中興書曰：承公少誕，任不羈，家於會稽，性好山水，及求鄞縣遺心細務，縱意游肆，名阜勝

川靡不歷覽。

袁彥道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袁氏譜曰：女皇，適殷浩，小妹名女正，適謝尚。語相宣武云：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栢車騎在荊州，張玄為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岐村。村臨江，去荊州二百里。俄見一人持半小籠生魚，徑來造船。

云有魚欲寄作膾，張乃維舟而納之，問其姓字，稱是

劉遺民。中興書曰：劉麟之，一字遺民，已見。張素聞其名，大相忻待。劉

既知張銜命，問謝安、王、文度並佳不，張甚欲話言。劉了無停意，既進膾，便去。云：向得此魚，觀君船上當有

膾具是故來耳。於是便去。張乃追至劉家。為設酒。殊不清旨。張高其人。不得已而飲之。方共對飲。劉便先起云。今正伐荻。不宜久廢。張亦無以留之。

王子猷詣郝雍州。中興書曰。郝恢字道胤。高平人。父

神魁。悟烈宗器之。以為蕃伯之。望自太子左率。擢為雍州刺史。雍州在內。見有甌毘

云。阿乞那得此物。阿乞恢小字。令左右送還家。郝出覓之。

王曰。向有大力者負之而趨。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

大力者負之而趨。走昧者不知也。郝無忤色。

謝安始出西戲。失車牛。便杖策步歸。道逢劉尹。語曰。

此見郝雅量乃可耳

安石將無傷。謝乃同載而歸。

襄陽羅友有大韻。少時多謂之癡。嘗同人祠。欲乞食。

往太蚤。門未開。主人迎神出見。問以非時。何得在此。

答曰。聞鄉祠。欲乞一頓食耳。遂隱門側。至曉得食。便

還了。無忤容。為人有記功。從相宣武平蜀。按行蜀城。

關觀宇。內外道陌廣狹。植種果竹多少。皆默記之。後

宣武漂洲與簡文集。友亦預焉。共道蜀中事。亦有所

遺忘。友皆名列。曾無錯漏。宣武驗以蜀城關簿。皆如

其言。坐者歎服。謝公云。羅友詎減魏陽元。後為廣州

謂之三絕。今云挽歌未詳。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行殯。裴啓語林

日張湛好於齋前種松。養鵠鶴。袁山松出遊。好令左右作挽歌。時人云云。

羅友作荊州從事。相宣武為王車騎集別。車騎王友

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

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冒求前耳。無事可咨。今已飽。不復須駐。了無慚色。

張麟酒後挽歌甚悽苦。相車騎曰。卿非田橫門人。何

乃頓爾至致。麟張湛小字也。譙子法訓云。有喪而歌

書云。四海遇密八音。何樂喪之有。曰。今喪有挽歌者。何以哉。譙子曰。周聞之。蓋高帝召齊田橫至千戶鄉。

此註即是挽歌事始博洽乃爾

亭自列。奉首從者挽。至於宮。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歌。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為也。鄰有喪。春不相引。免人銜枚。就樂喪者邪。按莊子曰。紼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虎注曰。紼。引柩索也。斥。疏緩也。若用力也。引紼所以有謳歌者。為人自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春秋左氏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夏命歌。虞殯。杜預曰。虞殯。送葬歌。示必死也。史記絳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橫也。然譙氏引禮之文。頗有明據。非固陋者所能詳聞。疑以傳疑。以俟通博。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

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中興書曰。徽之

卓犖不羈。欲為傲達。放肆聲色。頗過度。時人欽其才。穢其行也。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

刺史當之鎮。刺史栢豁語令莫來宿。答曰：民已有前期。主人貧，或有酒饌之費，見與甚有舊，請別日奉命。征西密遣人察之，至日乃往。荆州門下書佐家處之，怡然不異勝達。在益州語兒云：我有五百人食器，家中大驚，其由來清而忽有此物，定是二百五十雀鳥。標。晉陽秋曰：友字它仁，襄陽人，少好學，不持節檢性，嗜酒當其所遇，不擇士庶。又好同人祠，性乞餘食，雖復營署壚肆，不以為羞。栢溫常責之云：君太不逮，須食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溫大笑之。始仕荆州，後在溫府，以家貧乞祿，溫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為席起別友，至尤晚，問之。友答曰：民性飲道嗜味，昨奉教旨。

乃是首旦出門於中路逢一鬼大見椰榆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終慚回還以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溫雖笑其滑稽而心頗愧焉後以為襄陽太守累遷廣益二州刺史在藩舉其宏綱不存小察甚為吏民所安說薨於益州

栢子野每聞清歌輒喚柰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晉東宮官名曰湛字處度高平人張氏譜曰湛祖疑正員郎父曠鎮軍司馬時袁山松出遊每好令左右作挽

歌山松別見續晉陽秋曰袁山松善音樂北人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踈質山松好之乃為文其章句

婉其節制每因酒酣從而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栢伊能挽歌及山松以行路難繼之時人

謂之三絕。今云挽歌未詳。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行殯。裴啟語林

日張湛好於齋前種松。養鳴鶴。袁山松出遊。好令左右作挽歌。時人云云。

羅友作荊州從事。相宣武為王車騎集別。車騎王友

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

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冒求前耳。無事可咨。今已飽。不復須駐。了無慚色。

張麟酒後挽歌甚悽苦。相車騎曰。卿非田橫門人。何

乃頓爾至致。麟張湛小字也。譙子法訓云。有喪而歌

此註即是挽歌事始博洽乃爾

書云。四海遇密八音。何樂喪之有。曰。今喪有挽歌者。何以哉。譙子曰。周聞之。蓋高帝召齊田橫至千戶鄉。

亭自刎。奉首從者挽。至於宮。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歌。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為也。鄰有喪。春不相引。免人銜枚。就樂喪者邪。按莊子曰。紼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紼。引柩索也。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紼所以有謳歌者。為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春秋左氏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夏命歌。虞殯。杜預曰。虞殯。送葬歌。示必死也。史記絳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橫也。然譙氏引禮之文。頗有明據。非固陋者所能詳聞。疑以傳疑。以俟通博。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

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中興書曰。徽之

卓犖不羈。欲為傲達。放肆聲色。頗過度。時人欽其才。穢其行也。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

大是佳境

因起仿徨詠左思招隱詩

中興書曰徽之任性放達棄官東歸居山陰也左詩

曰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忽憶戴安

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

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

必見戴

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箸勝地王嘗已見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相子野善吹笛續晉陽

將軍相伊善音樂孝武飲燕謝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忤既吹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乃不如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臣有一奴善吹笛且相便串請進之帝賞其放率聽召奴奴既至吹笛伊撫箏而歌

怨詩因以而不相識遇相於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

為諫也識之者云是相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

笛試為我一奏相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

踞胡牀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相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馬玄別傳曰玄初拜太子洗馬時朝廷以溫有不臣之

迹故抑玄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後已小醉往看相相

為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溫酒來相乃流涕鳴

咽王便欲去相以手中掩淚因謂王曰犯我家諱何

預卿事晉安帝紀曰玄哀樂過人每歡戚之發未嘗不至嗚咽王歎曰靈寶故

佳境乃在末語

道得靈寶哀樂情狀

世說新語

卷之三

三

位

自達

靈寶。玄小字也。異苑曰。玄生而有光照室。善古者云。此兒生有奇耀。宜目為天人。宣武嫌其三文。復言為神靈寶。猶復用三。既難重前。郗滅神一字。名曰靈寶。語林曰。玄不立忌日。止立忌時。其達而不拘。皆此類。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曾

中壘。塊故。須酒澆之。言阮皆同相如。而飲酒異耳。

王佛大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晉安帝紀曰。忱

少慕達。好酒。在荆州轉甚。一飲或至連日不醒。遂以此死。宋明帝文章志曰。忱嗜酒。醉輒經日。自號上頓。世彥以大飲為上頓。起自忱也。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

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琅邪王伯輿。終當為情死。

王氏譜曰。嶽字伯輿。琅邪人。父薈。衛將軍。嶽歷司徒長史。周祗隆安記曰。初王恭將唱義。使喻三吳。嶽居喪。拔以為吳國內史。國寶既死。恭罷兵。令嶽反喪服。嶽大怒。即日據吳都以叛。恭使司馬劉牢之討嶽。嶽敗。不知所在。

簡傲第二十四

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漢晉春秋曰。文王進爵為

王司徒。何曾與朝臣皆盡禮。唯王祥長揖不拜。唯阮籍在坐。箕踞嘯歌。酣放

自若。

即以公榮語
翻出更妙滑
稽之雄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
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
酢公榮遂不得一椀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
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
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晉陽秋曰戎年
十五隨父渾在
郎舍阮籍見而說焉每適渾俄頃輒在戎室久之乃
謂渾渾清冲清尚非卿倫也戎嘗詣籍共飲而劉昶在
坐不與馬昶無恨色既而戎問籍曰彼為誰也曰劉
公榮也渾冲曰勝公榮故與酒不如公榮不可不與
酒唯公榮者可不與酒竹林七賢論曰初籍與戎父
渾俱為尚書郎每造渾坐木安輒曰與卿語不如與
阿戎語就戎必日夕而返籍長戎二十歲相得如時
輩劉公榮通士注尤好酒籍與戎酬酢終日而公榮

不蒙一椀三人各自得也
戎為物論所先皆此類

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于時賢雋之士
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為佐鼓排康揚槌
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
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文士

傳曰康性絕巧能鍛鐵家有盛柳樹乃激水以圍之
夏天甚清涼恒居其下傲戲乃身自鍛家雖貧有人
說鍛者康不受直唯親舊以雞酒往與共飲敢清言
而已魏氏春秋曰鍾會為大將軍兄弟所暱聞康名
而造馬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
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為之禮會深銜之後因呂安
事而遂
諧康馬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思命駕。晉陽秋曰：安字中悌，東平人。冀

州刺史。招之第二子。志量開曠，有拔俗風氣。于安後

來。值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晉百官名曰：嵇喜，字

兄也。阮籍遭喪，往弔之。籍能為青白眼，見凡俗之士，

以白眼對之，及喜往，籍不哭，見其白眼，喜不懌而還。

康聞之，乃齎酒挾琴而造之，遂相與善。于寶晉紀曰：

安嘗從康，或遇其行，康兄喜拭席而待之，弗顧。獨坐

車中，康母就設酒食，求康兒共語戲，良久則去，其輕貴如此。題門上作鳳字而去。

喜不覺，猶以為忻，故作鳳字。凡鳥也。許慎說文曰：鳳，

神鳥也。從鳥，凡

聲。

陸士衡初入洛，咨張公所宜詣，劉道真是其一。陸既

往，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唯問東吳

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王平子出為荊州。晉陽秋曰：惠帝時，太尉王夷甫言

敦為荊州刺史，澄敦俱詣太尉，辭太尉謂曰：今王室

將卑，故使弟等居齊楚之地，外可以建霸業，內足以

匡帝室，所望王太尉及時賢送者，傾路。時庭中有大

此何可取

樹，上有鵲巢。平子脫衣巾，徑上樹取鵲子，涼衣拘闔

樹枝，便復脫去，得鵲子，還下弄神色，自若。傍若無人。

鄧粲晉紀曰：澄放蕩不拘，時謂之達。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恒偃臥其側，見下令肅然改容。

云彼是禮法人。高坐傳曰。王公曾詣和上。和上解帶。偃伏。悟言神解。見尚書令。下望之。便歎皆得其所。

栢宣武作徐州時。謝奕為晉陵中興書曰。奕自吏部郎。出為晉陵太守。

先粗經虛懷。而乃無異常。及栢遷荊州。將西之間。意

氣甚篤。奕弗之疑。唯謝虎子婦王悟其旨。虎子。謝據也。其妻王氏。小字奕弟。

氏已見。每日。栢荊州用意殊異。必與晉陵俱西矣。

俄而引奕為司馬。奕既上。猶推布衣。交在溫坐。岸幘

蕭詠。無異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馬。遂飲酒。轉無

朝夕禮。栢舍入內。奕輒復隨去。後至奕醉。溫往主許

避之。主曰。君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

謝萬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時阮思曠在坐。曰。新出

門戶。篤而無禮。

謝中郎是王藍田女婿。謝氏譜曰。萬取太原。原王迷女。名荃。嘗著白綸

巾。肩輿徑至揚州聽事。見王。直言曰。人言君侯癡。君

侯信自癡。藍田曰。非無此論。但晚令耳。述別傳曰。述少真獨退靜。

人未嘗知。故有晚令之言。

王子猷作栢車騎。騎兵參軍。栢問曰。卿何署。答曰。不

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中興書曰。栢冲引徽之為參軍。遂首散帶。

子猷穢行然。風流多為後世口實語亦自佳。

不綜知其府事。相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
論語曰：廐焚，孔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注：貴人賤畜，故不問也。又問馬比死多少。

答曰：未知生，焉知死？
論語曰：子路問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馬融注曰：死事難明，故不答。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萃，王

恬許。恬，巴見時，為吳郡太守。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爾。

萬猶苦要，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少時，王便入門。

內謝殊有欣色，以為厚待已良矣。乃沐頭散髮而出。

亦不坐，仍據胡牀，在中庭曬頭，神氣傲邁，了無相酬。

此語猶今諺云：他不作准你。

對意謝於是乃還。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不作爾。
王恬，小字螭虎。

王子猷作柝車騎參軍，柝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謝萬北征，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慰眾士。謝公甚器愛萬，而審其必敗，乃俱行。從容謂萬曰：汝為元帥，宜數喚諸將宴會，以說眾心。萬從之。因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忿。

慢意可掬

恨之。謝公欲深著恩信。自隊主將帥以下。無不身造。厚相遜謝。及萬事敗。軍中因欲除之。復云當為隱士。故幸而得免。萬敗事已見上。

王子敬兄弟見郝公躡履問訊。甚修外生禮。及嘉賓死。皆著高履。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

郝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惜子超有盛名。且獲寵於桓溫。

故為超敬惜。

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子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

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

王子敬自會稽經吳。聞顧辟疆。顧氏譜曰。辟疆。吳郡人。歷郡功曹。平北參

軍。有名園。先不識主人。徑往其家。值顧方集賓友。酣

燕。而王遊歷既畢。指麾好惡。傍若無人。顧勃然不堪

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

齒。人僮耳。便驅其左右出門。王獨在輿上回轉。顧望

左右。移時不至。然後令送箸門外。怡然不屑。

卷下之上

五

世說新語卷下之上

終

